

江蘇廣陵古齋刻印社 影印

禮
拜
六

第十七册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大
人
物

吸
大
前
門
牌
香
烟

落
落
大
方

駐
華
英
美
烟
公
司
有
限
公
司
總
理



三星牌蚊煙

是用國產除蟲菊花製造的

上海
餘杭

中國化學工業社農場產品

功效很大

在房間中點着一二枝

那蚊子就嗅着氣味悶斃了

比舶來品還靈得狠

諸君不信請到洋貨鋪裏或那藥房中買些試試看

纔知道話不虛傳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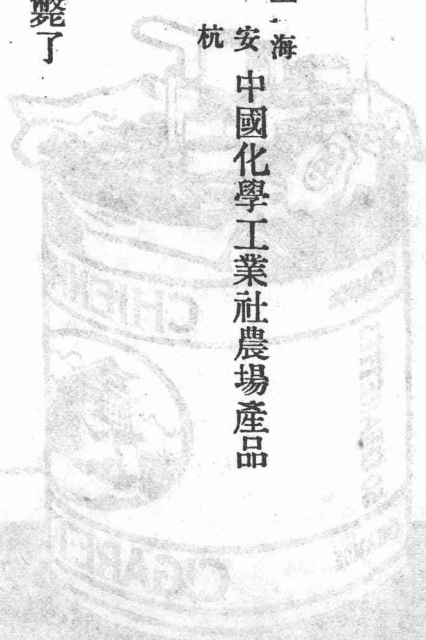
價目

棒香每束四十五支每打(十二束)二角八分
盤香每盒三角五分 每打二元九角四分

上海

中國化學工業社製造

總公司在河南路四四四號
製造所檳榔路五十號



醫學士余雲岫先生

內科專家 擅治肺癆 毒門打針 妥速精巧

本診所 愛而近路均益里 電話北二八零七 門

診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分診所 新世界旁大北地

毯公司樓上 電話中央四四九 門診下午三時至

七時 出診下午四時至五時又九時至十一時 醫

例 門診一元號金一角 出診五元車資一元 特

診加倍 豁公贈登

禮拜六第一百六十一期目次

名旦王蕊英	周瘦鵑	老畫師	施青萍
吳佩孚軼事	陸靜山	凭虛室談屑	凭虛室主
唐人街滿民流血記	允臣	小說家之妻	張碧梧
老段軼事	空我	學界現形錄	周世勳
一位女學生的招待員	繼同	禮拜六造孽	沈政
王鐵珊軼事	古胸老農	塾庵捧腹談	賊菌
是誰之孽	葉身康	談彙錄	
雲屏館隨筆	雲屏	紅藕花館筆記	於佩英
命耶非耶	臥生	催命書	胡大鈞
柏林報紙上求婚的廣告	卓景高	獎券秘史	S K
小別	王叔惠	寫真箱	瞻廬
碧廬瑣語	簡實公	大千世界	江紅蕉

●名旦王蕊英

周瘦鷗

王家三小姐生性是很活潑的一天到晚兀自蹦蹦跳跳的淘氣打頑沒有安定的時候倘要他坐定一點鐘半點鐘那可比登天還難咧有時門外有甚麼婚喪的儀仗走過軍樂隊的鼓和喇叭一響他就直跳的跳起來趕到門口去瞧其餘江北人的西洋鏡咧猴子戲咧木人頭戲咧他都愛看的倘逢着鄰舍人家相罵或是里中小孩子們相打三小姐更是興高采烈擠在人堆裏瞧熱鬧凡是鄰里人家有甚麼事故發生三小姐也打聽得最明白口講指劃的說給他母親和兩個姊姊聽因此上他那兩個姊姊都喚他做包打聽阿三他聽了只是一笑並不着惱但他母親見他太活潑了常常說道女孩兒家怎能如此不安定鄰里中有甚麼事情都要你插身去打聽就是人家有婚喪的儀仗走道難得看看原也沒有甚麼使不得但你可不必齣齣有份啊你的歲數一年年大了將來總有出嫁的一天倘給人家批評你一聲很不好聽以後快安安分分的留在家裏不要常到外面去學止也放穩重些纔像一個女孩兒家瞧你兩個姊姊可和你不同了三小姐聽了這些話雖總要做半天的嘴臉只是背過了母親又在那裏蹦蹦跳跳的頑皮了

三小姐的父親王清儒先生是中華中學校的國文教員爲人很古板的一舉一動都是方方正正

連笑。亂不致笑。和三小姐比較時。恰成了個絕對相反的反比例。清儒先生膝下並無子息。單有這三顆掌珠。最活潑的是三小姐。最美麗也是這三小姐。一雙眼睛水汪汪的。十分姸妙。玫瑰花似的嬌臉。又艷又嫩。真好似吹彈得破的。還有一頭秀髮。又長又細。又黑又光潤。十分可愛。不知道把甚麼話形容他。纔對這真是縛住男子心坎的情絲。咧清儒先生本來也最愛這個女兒。平日親自教他讀書。一直教到十五歲。因為每月的收入不多。生活艱窘。老懷中常感不快。因此也沒有心緒教他讀書。了然而三小姐很聰明。讀了這幾年書。筆下已很來得寫伙食賬。看報看小說。都是毫不費力的。他見父親回來時。總是愁眉不展。便柔聲安慰他。道：「阿爺。你不用擔心。女兒只要等到了機會。也能出去掙錢的。任是有十塊八塊錢到手。也能分阿爺一小半的勞呢。」他父親聽了。雖明知這事未必能做到。但是聽了女兒這樣安慰的話。心中也略略一寬。

三小姐今年已十七歲了。淘氣打頑的脾氣。仍沒有改。雖然家况很窘。不變他的樂天主義。布衣粗服也知足得。很有一天。他又淘氣了。原來他家隔壁有一個姑娘。是個新派的女學生。順着剪髮的潮流。把髮髻剪去了。三小姐莫不其妙。只以為沒了髮髻。像男子般。留了西洋頭。怪好頑的。因便趕到自已房中。取起一把剪刀。把他那頭又長又細。又黑又光潤的青絲髮也。一口氣都剪了下來。到

得他母親和姊妹們知道已無法挽救大家和他鬧了一場他却只是嘻皮涎臉的笑沒有旁的話說回頭給他父親看見了又大大的責備一頓說弄成這麼僧不僧尼不尼似的還像個甚麼樣兒三小姐却笑着答道管他呢剪去了長頭髮省事多咧每天說不用梳頭拋去一二點鐘的工夫況且我沒有首飾不梳髮髻以後也不必辦了豈不又省了阿爹的錢他父親奈何他不得只索對之一笑末後還是拗不過他兩位姊姊逼着他重新留長起來不到一年早又雲髮委地了

王清儒先生究竟是個五十多歲的人平日間又多愁多病不上幾時就到地下修文去了他們一家都是女流哭聲就分外的響內中喉嚨最響的要算是這位三小姐直哭得死去活來分外的悲痛鄰家的老太太聽了竟爲他流下淚來

母女幾個好容易把清儒先生的後事料理清楚了親戚們都在背地裏擔憂說王先生既死了一家中沒有掙錢的人三個女兒長得這麼大都還沒有許配人家看王太太如何得了三小姐隱隱聽得了這話便跳起來道男子會掙錢女子難道不會掙錢麼等到阿爹九七過後我也去掙幾個錢給你們看看我們一家未必就會餓死呢

五七過後親戚們都得了個消息嚇了一跳原來三小姐已投身在一家女班子的新聲新劇場

中申新劇去了。因他出落得好生性。又活潑。一張嘴。又伶俐。說東話西。死的能說得活的。因此劇場主人開頭就給他五十塊錢。一個月的包銀。專串旦角。他給自己起了個名字。叫做蕊英。於是王蕊英從此在舞台上漏臉了。

王蕊英玉笑珠啼。嬌嗔巧語。色色都來得。做起戲來。能夠設身處地。像在真的境界中一樣。因此上他的戲白也做一樣像。一樣和旁的人不同。這樣不上半年。已得了看客們盛大的歡迎。新聲新場中便仗着他做台柱子。號召一時報紙上的廣告。寫着挺大的字道。新劇中第一名旦王蕊英。

蕊英既然色藝都全。夜夜在紅氍毹上搬演出來。那種吸引男子的魔力。誰也及不上他。一時自然有好多慘綠少年。爲他顛倒。一見他登台。便拚命的來捧場。手掌拍腫。喉嚨喊啞。有幾個會掉文的。便孜孜兀兀的做捧場文章。設法登到大小報紙上去。讀得天花亂墜。直把個王蕊英捧到了三十天以上。蕊英心中雖覺歡喜。却也不大在意。內中有幾個輕薄子。要和他相見。他都拒絕了。在那許多捧場客中最熱心。最有魄力的。却是一個前任司法總長的兒子。姓翁。單名一個湘字。原藉杭州。却在上海做寓公。這翁湘從美國大學中畢業回來。長於文學。閑着沒事。做便吟風弄月。分外的逍遙自在。蕊英最初登台的。第一個月名。還沒有顯。却就給翁湘賞識了。特地辦了一張小報。着方

鼓吹又就着他的藝術上作確當的評論宗旨在促他發奮進步沒一句肉麻的話也毫無非分的舉動除了常看他的戲外沒有甚麼見面的請求蕊英天天看他的報自問自己有不到的地方都依着他話改正對於翁湘身上不知不覺起了一絲感激之心如今已成名了包銀也加上十多倍了自更感激翁湘但仍藏在心坎中絕不流露到外面來轉是那新聲劇場的主人因為那翁湘報紙的鼓吹營業日見發達便託人介紹和翁湘認識了彼此很談得來末後又因劇場主人的介紹蕊英纔和翁湘見面可是少年男女一經相見就像磁石和鐵針一般最容易吸在一起不上二個月彼此便發生很熱的愛情了一天晚上同赴劇場主人的宴會散席後一塊兒在園中散步翁湘瞧着天上一輪明月月下一個花朵兒似的美人鼻子裏又聞着那園中一陣陣玫瑰花的媚香一時便忍俊不禁竟開口向蕊英求婚了蕊英心想自己是個貧女如今又做着女伶他是一個官家子弟前途很遠大的如何能娶個女伶回去做夫人他的父母不消說決不承認或竟決裂起來叫他怎樣立身我愛他肯忍心害他麼當下便敷衍了他一陣說改日再談匆匆的分手了翁湘對於蕊英顛倒既深怎能擺脫就一天天來催着蕊英以身相許在蕊英母親和兩個姊妹意中都是一百二十個贊成心想得了這麼一家富貴的親戚將來總能沾潤些兒然而蕊英從大處着

想總不以爲可自己雖也一心愛着翁湘却不得不忍痛割斷情絲

過了幾天蕊英受着各方面的逼迫很覺難堪恰見揚州地方新開了一家女子新劇場他就立下決心收拾了些衣服悄悄地溜往揚州去了他想隱去一二月或能使翁湘漸漸忘懷一面也不致聽家中那種不入耳的勸告臨行只寫一封信給新聲劇場主人請了兩個月的病假到揚州後便隱姓埋名投身在那女子新劇場中做個不相干的配角借此自遣這樣過了半個月心中雖記挂着母姊和翁湘也用力忍耐着一天他偶翻上海的報紙猛見封面上登着兩個大廣告一個是新聲劇場主人出面勸他回去一個是他兩個姊姊出面有母病在床日夜渴想倘不回來母病難愈等話說得很是懇切蕊英又勉強推了三天纔長歎一聲依舊回上海去

新聲劇場主人見他回來自然喜之不勝因爲他二十天不登台已受了很大的損失他母親並不要病故意這樣說騙他回來一見了他就心兒肝兒的亂叫說以後決不再逼他嫁翁公子了蕊英意態落落的不說甚麼話他從劇場主人口中探知翁湘已爲他病倒進醫院去了他心中很過意不去第二天就上醫院去深望彼此哭一回笑一回依依不捨出醫院時經過後邊花園却瞥見一個美貌的看護婦立在一株松樹下和兩個華服少年鬼鬼祟祟的講話他生性好事便在近邊樹

陰中躲住了側耳聽去聽了一會纔知道他們兩個都是拆白黨員正在設計勾引翁湘借着那看護婦的美色做香餌要釣他上釣結了婚便能騙取他的財產據說目下翁湘和看護婦的感情很好不等到病愈出院就能訂婚了蕊英聽到這裏一嚇一個迴旋回去後細細的想了一夜決計要搭救翁湘第二天再上醫院去時竟毅然決然的以身相許咧

半個月後翁湘病愈出院拆白黨的計畫失敗却成全了這一對多情兒女翁湘的父母愛子心切倒也并不反對今年的桂子香裏王蕊英便須出閨成大禮了

▲吳佩孚軼事二則

無錫陸靜山

課餘李師冷盦爲余述彼友人自北歸言吳佩孚軼事二則。今特書之寄鈍根以供愛讀禮拜六諸君

直院之戰既息吳佩孚之聲譽振海內及吳爲三省副巡閱使卽至德州兵工廠檢閱事畢與田督晤談田督見吳驅幹矮短而雙目炯炯大如銅鈴談話時聲音响亮若洪鐘然田中心爲震懾吳每語田必唯唯既罄吳忽痰嗽一聲注目四顧如覓痰孟狀（痰孟實在座下）田驚惶失措急俯身座下兩手捧痰孟進吳曰在此在此（鈍根曰田督何至於此恐言者過也）

吳既勝皖。卽親至湖南。召集舊部兵士。湘人聞吳將至。卽齊集各界。列隊歡迎。吳乘車（是時未乘馬）行道中。車之前後左右。羅列衛隊。威風凜凜。歡迎隊之末。爲各女校學生。皆手持黃菊。時值九秋。爭向吳車拋擲。頃刻而車已載滿。吳之左右急諛吳曰。今日將軍好似昔年擲果之潘郎矣。吳正色曰。余見此黃花。就想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功勞。勝吾萬倍呢。諸女生聞吳之左右言。皆大譁。甚有叱者。比聞吳言拍掌之聲。幾崩其車。（願得老伴禮拜六）

●唐人街滿民流血記

允臣譯

美國舊金山之格萊愛文義街。俱東方人所居。凡中日斐列濱等居民。無不麤集其中。其間尤以粵人爲最多。故遂呼爲唐人街。而格萊愛文義街。則反寂然無聞矣。時有沈珂者。滿清遺民也。年已不惑。擁資頗鉅。創有一極大雜貨肆店。之後進。則爲沈之私室。古貴珍物。羅列追逼。中設榻一。四周滿刻龍鳳。蓋藉此以顯其爲皇室遺民。而使西人起重視心耳。晝夜一榻橫陳。專以吞雲吐霧爲事。店務則悉由一粵人掌理。外表雖茹蔬佞佛。暗間則時盜肆中銀錢。供已揮霍。蓋彼一人而兼經理與帳席二職者也。後屆年關。以挪用過鉅。無法彌補。遂致敗露。乃棄職潛遁。他往沈珂遭此劫。後憤不可遏。由此賬席一職。概不談之。他人後念女子司帳。較男子爲精細。且妥實可。

靠○乃○登○報○招○請○未○幾○有○一○女○子○持○函○來○店○自○稱○瞿○姓○名○秀○珍○年○十○七○生○長○美○國○沈○珂○睹○其○風○姿○天○然○
 裝○束○入○時○不○啻○西○方○美○人○遂○命○彼○掌○理○帳○席○越○一○年○秀○珍○對○於○店○務○勤○懇○懇○懇○無○怠○無○荒○一○切○帳○目○
 亦○絲○毫○無○誤○沈○大○喜○過○望○時○沈○雖○擁○資○數○十○萬○顧○膝○下○猶○虛○默○念○年○已○六○十○苟○再○越○二○十○年○則○墓○木○
 已○拱○矣○且○黃○臉○夜○叉○悍○妒○非○凡○十○餘○年○前○屢○欲○納○妾○俱○爲○彼○所○阻○然○今○渠○深○悔○矣○今○睹○秀○珍○婀娜○多○
 姿○神○采○飛○揚○雖○年○齡○與○余○相○差○數○倍○願○渠○家○頗○寒○素○苟○誘○以○利○則○必○如○願○以○償○思○竟○色○欣○然○喜○怡○然○
 自○得○

端○午○之○夜○沈○珂○大○張○筵○席○欸○讌○店○夥○迨○畢○沈○珂○密○邀○秀○珍○入○內○勸○其○歌○唱○已○則○橫○臥○榻○上○狂○吹○雅○片○
 歌○竟○沈○珂○置○槍○榻○傍○起○而○握○其○如○芋○手○曰○卿○欲○抑○楊○疾○徐○彼○素○負○盛○名○之○天○安○戲○院○歌○女○亦○恐○勿○及○
 卿○聰○慧○過○人○余○欽○慕○久○矣○今○有○一○事○須○與○卿○密○議○者○即○吾○擁○資○數○十○萬○膝○下○猶○虛○卿○苟○不○吾○老○賴○而○
 降○格○嫁○余○者○則○此○倍○大○家○產○悉○將○歸○汝○掌○握○余○除○日○吸○數○筒○雅○片○外○絕○不○干○卿○底○事○卿○苟○允○諾○余○將○
 感○激○不○盡○矣○言○畢○斜○昵○秀○珍○乞○乞○作○鸞○鷺○笑○

秀○珍○聞○言○愁○眉○緊○觸○嗒○然○若○喪○後○經○沈○珂○催○迫○再○三○始○泣○然○曰○望○君○寬○恕○余○已○與○林○桂○密○訂○婚○約○矣○
 渠○善○凡○啞○林○遠○近○美○人○誠○不○耳○其○名○且○余○酷○嗜○歌○與○彼○訂○約○殊○可○謂○臭○味○相○投○沈○珂○驚○訝○曰○林○桂○粵○

猪乎彼曾來余肆。供洒掃役。余見其浮滑。不可靠。故未及三日。卽將其辭。歌不得已。乃販魚蝦爲業。以汝之才貌。而下嫁此家。無擔石之賤。夫彩鳳隨鴉。吾殊爲卿恤。今聞吾言。卿可與彼消婚。滅約矣。秀珍憤然曰。林桂販魚爲業。乃屬正當職業。何得謂之賤。夫試思汝來美時。抑操負販乎。抑領頂。輝煌而來乎。爾之過去史。凡寓居唐人街者。誰不知曉。自責不暇。而反顧及他人。殊堪發笑。沈珂心雖不悅。外表則力持沉靜。仍僞笑曰。卿旣以林桂與余相並論。同爲賤夫。則汝曾知吾之成功史乎。余生平所最崇拜者。卽金錢萬能一語。則余出身雖賤。而金錢珍物之多。林桂焉能與余相頡頏乎。汝試隨余入內一覽。內室所藏金錢珍物。當知余言非謬。而汝生長寒素。觀此亦可一擴眼界矣。語畢。緊握秀珍纖手而入。

沈珂一生所蓄悉在此室。四壁洞黑如漆。悶人欲死。蓋其建築絕做銀行寶藏庫式。四壁無窗。僅一小戶。以通出入。沈珂先將煤氣燈開後。乃導秀珍入內。先指一箱曰。此中藏金幣五萬。其餘三箱。則俱銀行存摺及公司股票估價約在十餘萬。金幣外。汝苟嫁余。則此黃白物悉將爲汝。所有秀珍思良久。毅然決曰。余決棄林而嫁汝。沈珂聞言。遽抱秀珍而吻曰。卿其允乎。言畢。逕向箱內出小盒一。中儲藍色寶石金戒等。乃親納秀珍中指曰。此戒世無其匹。乃清皇御戒。吾今贈汝。卽作爲訂婚證。

物。秀。珍。曰。今。爲。時。已。晚。不。能。與。君。再。談。明。晨。吾。將。往。晤。林。桂。述。明。吾。已。與。汝。訂。婚。然。後。與。被。情。熾。前。約。沈。珂。笑。曰。若。是。甚。善。彼。若。不。允。余。將。飭。人。與。彼。武。力。解。決。殺。死。此。豸。而。後。已。

秀。珍。出。後。卽。住。晤。林。桂。詳。述。沈。珂。存。心。不。善。迫。人。婚。彼。時。余。伴。爲。允。諾。騙。取。一。清。皇。御。戒。在。此。越。數。日。余。當。往。取。巨。款。相。借。他。往。吾。二。人。遂。可。安。然。就。學。矣。林。桂。曰。汝。計。甚。善。然。明。晚。麗。萊。音。樂。大。會。吾。已。允。往。奏。技。爾。可。余。共。往。乎。是。晚。華。盛。頓。紐。約。及。東。部。諸。省。歌。家。咸。集。萬。人。空。巷。殊。爲。破。天。荒。之。盛。會。余。已。購。置。新。服。一。襲。以。便。更。換。秀。珍。曰。當。汝。登。臺。奏。技。時。余。當。脫。戒。御。君。指。上。藉。增。生。色。

翌。晚。未。及。八。時。而。此。容。座。二。萬。餘。人。之。麗。萊。戲。院。已。萬。頭。攢。動。靜。侯。開。幕。矣。沈。珂。老。妻。亦。攜。婢。佔。坐。前。排。聆。此。妙。曲。迨。十。時。半。音。樂。既。竟。卽。林。桂。凡。陞。林。獨。奏。幕。簾。甫。捲。已。掌。聲。雷。動。狂。表。歡。迎。矣。此。際。秀。珍。色。欣。然。喜。遠。較。林。桂。之。親。身。所。受。時。沈。妻。隨。見。林。桂。所。御。指。戒。適。與。沈。珂。所。藏。之。御。戒。相。似。後。愈。辦。愈。真。遂。不。待。歌。終。卽。攜。婢。過。返。往。報。沈。珂。矣。

秀。珍。見。林。桂。奏。技。畢。靜。候。良。久。尙。未。見。出。遂。出。院。逕。赴。後。臺。門。外。以。待。以。便。相。借。返。遇。詎。甫。出。門。卽。遇。一。面。目。兇。悍。口。操。粵。語。之。華。人。自。命。奉。沈。珂。所。遣。立。命。爾。至。店。內。檢。對。某。項。磁。器。帳。目。秀。珍。不。知。有。異。卽。欣。然。隨。往。迨。至。見。沈。珂。盤。踞。坐。榻。上。岸。然。笑。曰。今。爲。時。已。晚。該。項。帳。日。諒。不。及。檢。對。不。如。待。

至翌日然吾明日須赴領署茶會前所畀汝御戒請暫貸余一用秀珍聞言驚駭萬狀蓋此戒尚在林桂手內一時殊難往取乃詭對曰此戒因值價過鉅恐有遺失故仍密藏家中君尙欲御者明晨余當畀汝可也沈珂聞言怒目厲聲曰今事機已洩尙圖抵賴乎汝既不願婚吾早可直截拒絕何必朝秦暮楚既允婚吾又與林識將此無價御戒貿然轉贈他人汝誠毫無心肝狗彘不若矣秀珍亦柳眉倒豎曰吾與林桂相識有年戚友咸知然贈戒之事則全屬子虛汝苟不信明晨償汝可也言畢起身欲出沈珂卽命偉男子強曳而返戟指罵曰汝巧言蜜語尙思抵賴圖遁今汝既來此休思再出吾之御戒早已飭人代汝取還言畢出一紙盒以示秀珍曰汝思此血淋淋之斷指果屬誰乎販魚賤夫妄戴皇帝御戒得無惡乎秀珍俯視斷指雖血跡模糊確係林桂手指而此燦爛御戒尙緊御此血淋之斷指之上秀珍賭此慘狀不忍再視擬乘機而遁及門偉男子已疾馳而至秀珍情急智生遽將壁上防賊煤氣筒擊破窗戶而出而沈珂與此偉男子猛不及防同受煤氣而死秀珍倉惶而出徒遇林桂於途見渠手握利刃正欲入內秀珍卽止之曰汝欲報復斷指仇乎林桂曰余正因此而來覺得沈珂擬碎屍萬段方消吾恨秀珍曰汝仇吾已代爲報之矣遂將頃間冒險事略述一遍並出寶戒曰此乃吾二人之流血紀念物汝宜謹藏之吾並懷有鈔洋萬餘元遠卽避往